

每

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,都有其产生的历史渊源,从非物质文化遗产那里,我们可以追寻到一个民族、一个区域发展的独特轨迹。可以说,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,就是守护我们的精神之魂。

前不久,我省又有6个项目正式入围第三批国家级非遗推荐项目名单,至此,海南已先后有3批共27个项目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此次入选项目中,临高的临高渔歌、白沙的老古舞、海口的海南斋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推荐项目名单(新入选项目);澄迈的木雕、白沙的陶器烧制技艺、琼海的南海航道更路经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推荐项目名单(扩展项目)。

新入围的6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怎样的魅力与价值?海南周刊特为读者一一予以展示与介绍。

非遗保护——

守护我们的精神之魂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黄晶

海南斋戏：

滋养琼剧的沃土

直到现在,海南人看琼剧还说“看斋”,这所谓的“斋”就是海南斋戏。

海南斋戏是祭祀仪式性戏曲,类似我国北方的傩戏,素有“北有傩戏,南有斋戏”之说,其源于民间的祭祀仪式。

早期的祭祀仪式只是简单的舞蹈和念唱咒文,海南民间称为“做斋”。随着外地戏曲剧种的传入,祭祀仪式吸收了戏曲“以歌舞演故事”的营养,发展成为斋戏。

斋戏是海南戏曲的初生形态,海南最大的地方剧种琼剧脱胎于斋戏,斋戏至迟在明代已产生,至今已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。

据了解,海南斋戏有班社、有艺员、有剧目、有音乐、有表演程式,自成系统、风格独特。斋戏保留了宋元以来我国戏曲的遗音,对我国戏曲历史有重要的价值。

斋戏是民俗活动的产物,观赏性强,还是联络琼籍华侨的精神纽带,它融会了海南民间故事、歌谣、民间戏曲、音乐、杂技、工艺等艺术元素,成为保存海南传统文化艺术的载体。



斋戏唱本。



临高县新盈镇渔民在唱哩哩美。 李幸璜 摄

白沙老古舞：

孤寂的原始舞者

老古舞,是黎语“闯坎”的意释,古籍称“告祖先”。源于黎族原始社会的祖先崇拜。祭祀祖先时跳老古舞。如今,“老古舞”已难得一见,仅在偏僻的细水乡黎村尚有遗存,有必要加以保护。

据白沙细水乡老艺人王国球口述:“古”就是很久的意思,老古舞传承到他,大约已有二十代。早期跳老古舞由村老(村中长辈)主持,明代道教传入黎区,改由道公主持。现由熟悉“老古舞”的老艺人“苟之”(领舞者)主持。

参加跳老古舞人数众多,有数十人不等,在宽阔的空旷场地上,以双行形式插门字型竹子,竹子多少根据场地大小而定,多达1200根,每根竹子约高2米,竹子顶上插着点燃的香。同时,还要在场地三处分别倒放4个、6个、12个春臼,春臼上置1个装米的瓷碗、1个鸡(鸭)蛋,点燃3根香和放置祭祀灵牌,场地一边用竹木搭建祭台。祭台置米、鸡(鸭)蛋、香烛等。

“老古舞”表现黎族人民原始社会“刀耕火种”、“狩猎”、“捕鱼”人类繁衍以及祭祀祖先亡灵的内容,舞蹈诙谐有趣,观赏性强。

“老古舞”承载着黎族原始农耕社会祭祀的礼仪,传递着黎族非常重要的生殖崇拜、祖先崇拜信息,舞蹈内涵丰富,对人类学、民族学、民俗学研究有重要价值。

白沙泥片制陶：

4000年前的原始技艺

黎族泥片制陶技艺被认为是我国早期制陶技艺的活化石,是研究早期人类生存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。

因受机械化生产器具的冲击,手工制作的陶器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地位。目前,仅在交通不便的偏僻黎村——白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高架村委会坡北村尚有7名传承人。

海南考古出土文物就有新石器早期的手制夹沙粗陶。由此推测,黎族人民的手工制陶工艺至少在4000年以上。

宋代赵汝适《诸蕃志·海南条》云:“按《隋志》谓:(黎族)人性轻悍……以土为釜。”泥片贴筑法制陶出现在泥条盘筑法制陶之前,历史更为久远,是史前文化的孑遗。

黎族传统泥片制陶技艺,在中原地区已经罕见,但长期以来依然保存在边远的黎族地区,是人类学、民族学和制陶史研究的重要证物。

澄迈木雕：

巧夺天工的花瑰艺术

花瑰艺术,是海南民间对木雕神像、偶像、人物像等艺术的俗称。

花瑰艺术利用沉木、树根、木化石为原料,以手工雕塑神像、木偶像、人物像、自然物像、抽象图像、装饰图像等等,它承载着人类历史、宗教历史、民俗信仰的许多重要信息,有历史研究价值。

老艺人相传,花瑰艺术,源于宋代佛、道教的传入。考古调查发现,宋代澄迈县白石岭建有道观,美榔村建有佛教双石塔、老城建有佛数石塔,各寺庙石塔都要立佛、道教的神像。于是催生了雕刻神像的花瑰艺术。

宋代,澄迈县的白石岭有早期的道观,祭祀万天大王和雷公神,道教南宗五世祖白玉蟾就曾在这里生活。至清代佛、道教的庙会更盛,从年初至年终,几乎月月都有艺术的神甚多,也是花瑰艺术的最兴盛时期。

花瑰艺术雕刻的神像、偶像、人像与历史人物和人类信仰息息相关,体现了民间艺人的聪明才智和艺术造诣,对研究人类历史、民俗史、宗教史都有价值,同时在民俗信仰祭祀、木偶戏娱乐、居家装饰中都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实用价值。



木雕观音像。

临高渔歌：

汉代唱响的渔歌

一首经典的旋律《西沙,可爱的家乡》传唱不衰,谁曾想到,它却改编自临高渔民口头传唱千百年的渔歌……

渔歌是渔民的口头文学创作。汉代开始就有来自内地的渔民迁入今之临高县(汉时儋郡属地),以捕鱼为生。宋代临高的渔业已相当发达。渔民习惯住在海边,成年的未婚男女有集中居住的习俗,聚居的地方称为“男子馆”“女子馆”,天高月明之夜,他(她)们集中到沙滩上斗歌,“渔歌唱晚”的歌声此起彼伏。渔民出海,渔歌也随着在海上飘荡。渔场、村场处处都是赛歌场。

《临高县志》记载,南宋绍兴年间,临高县有个县令谢渥,体恤民众,重视渔业,渔业丰收,渔港到处荡漾渔姑甜甜的叫卖声:“卖鱼啰!”这叫声逐渐发展成为渔歌的“哩哩美调”,此外还有“姐么哩调”、“啊罗啊调”、“爱啊哩调”、“拉帮调”、“摇船调”、“咸水歌调”等20多种。

临高渔歌是海南省传统音乐歌曲的重要歌种,它是临高渔民生活的写照,题材广博,内容极其丰富,历史人文、渔乡风光、捕鱼织网、爱情生活、祭海上保护神等等,无所不歌。渔歌具有浓郁的“海味”,曲调似大海般辽阔,似流水般流畅,似波涛般起伏,似浪花般优美,其中的“哩哩美调”经国家教委审定被编入初中的音乐教材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戏剧大家田汉到临高考察采风时赋诗赞道:“椰子林边几曲歌,文澜江水袅新波,此间亦有刘三妹,唱得临高生产多。”我国著名作曲家黄准到临高采风,称“临高渔歌‘哩哩美’是中国最好的渔歌之一”。

作曲家吕远慕名到临高采风,吸收渔歌“哩哩美调”的优美旋律,一举创作电影插曲《西沙,可爱的家乡》。

琼海更路经：

辽阔海疆的开拓实证

“千里长沙,万里石塘。”勤劳智慧的海南渔民就是靠手中的更路经,开辟出辽阔的海疆。

“南海航道更路经”又有“南海水路经”、“南海定时经针位”、“顺风得利”、“注明东、北海更路簿”、“去西、南沙的水路簿”等名称,是一种手抄航行路线图的册子,“更路传”指口传的航行路线经验。不同的名称是不同的手抄(或口述记录)本。

据考证,现存的手抄本《更路簿》产生于清康熙末年,可追溯至明代,到十九世纪中叶趋于成熟,定型成书,此后世代流传至今。

“南海航道更路经”是海南岛渔民自编自用的航海“秘本”,是每位船长必备的航海图,详细记录了西南中沙群岛的岛礁名称与分布,以约定俗成的方法给西沙、南沙群岛各岛礁起了形象生动的地名;各岛礁的距离、相对方位、地貌和海况,以及对海浪、潮汐、风向、风暴等气候和水文情况作详细说明。在上百年的传播过程中,更路经逐步完善,记录或口传观察海上风云和出海行船的知识及积累的丰富谚语,朗朗上口,方便记忆。

迄今发现的有10多种《更路簿》,它记载了渔民从海南岛文昌的清澜港或琼海的潭门港起航,往返于西沙、南沙、中沙群岛和东南亚各国以及“海上丝绸之路”沿线各国的各起讫点之间的更数(距离)、航向针位(航向)和航行线路等。



民国时期的《更路簿》。 宋国强 摄